

我和曉雖然同屬於文青屬性，但其實我們並沒有正式的寫過信給彼此，反而倒是寫了很多卡片給彼此。我擅長寫畫花體式的銅板字體或浪漫體，而他則是寫了一手漂亮史賓賽體的好字，甚至還被前任上司作為範本要求接任職位的員工學習。

因此我們常互贈對方擅長的卡片，他喜歡將我的卡片裱框放在他的書桌前、床頭櫃、家門牌等等地方，而我則將他寫的早餐告白卡、生日祝福卡、節日浪漫卡等等一一收藏在我的書桌前擺放。

所以我向他提出有趣的一個問題，如果他發現曾經追求我的信件收藏盒，他會有什麼反應？

俊朗的紳士無辜的冰藍色眼眸馬上透露出無法想像的疑惑與無辜，「可是我知道那是妳的隱私，我可能不方便過目……」

無理取鬧的我在他懷裡磨蹭的要他發揮想像力，「假設嘛～～」

他無辜淺笑著撫上我的臉頰，努力發揮他不太具備的想像力，低啞沈吟的性感喉音差點讓我忘記這問題，只想舔吻他優美性感的喉結。

「如果是妳請我幫忙整理，而不小心看到……我大概推測得出來那不是我方便窺視的信件……」

那雙無辜泛著水光的眼睛深情款款地注視，小心翼翼地維持原本的結論，企圖說服我不要再追問這個假設的答案。

「好吧……反正以上都是假設我也真的沒有這種盒子被你看到……」偏頭疑問著看著他。「你真的不好奇嗎？」

他帶著一絲自嘲，隱藏著一絲絲小心藏起的自卑開口，「沒人寫給妳嗎？」「曉曉你太高看現世的男性生物了。那你可以寫給我呀～～」這才笑開的他，隱約感覺他的開心。

「那換你問我了，不過你好像真的有這個盒子對嗎？」

記得他在整理的時候，總會留下某一些信件收集起來，基於尊重伴侶也不曾翻閱信件。

他大方的牽起我來到書房，他所收藏的信件盒前，為數不少的信件被他一一收藏整理好，有些信件佈滿歲月的痕跡、有些信件被翻閱多次、有些則是近期才作為收藏。人很大方的曉先生，一一為我介紹哪些是值得再讀再讀的經典，比如高中恩師的教誨、曾作為上司的岳父的指導、年幼時作為照顧者的關懷、兒時好夥伴的筆談等等。

還有令他稍微錯愕，文筆並茂的情書，「恩？這是……我滿意外我有留下來，被你發現了呢～」

「嗯哼，文筆相當好呢！你有發現這是告白情書嗎？」

無辜可憐的俊臉帶著請不要拋棄我的淚光閃閃，就當作他沒發現好了，沒有抱枕的我也睡不好。不過意外翻閱下，有三封署名給我的信件，訝異的拿著詢問他怎麼沒有給我。

「恩……」他靦腆的臉紅起，目光柔和地注視著未送出的信件。「是交往前，一些詩句呼喚我，想記錄下來給妳，但……」不自在地清了清喉嚨，「我那時候想很有可能只是我自作多情……」

「傻瓜～我想聽你念給我～」窩進他的懷裡，貼著他的胸膛聆聽他屬於我的心跳聲，伴隨著他優雅如詩的嗓音。

「我流淚；淚水使我得到安慰；
我沉默；我卻不抱怨，
我的心中充滿憂煩，
憂煩中卻有痛苦的甜味。

生活之夢啊，飛逝吧，我不惋惜，
在黑暗中消失吧，空虛的幻影；
愛情對我的折磨我很珍重，
縱然死，也讓我愛著死去！」

這個傻瓜，如此這般浪漫的詩，我當然立刻答應他的追求。